

概念场视阈下“覆盖”义动词的历时演变

李永春

(东北石油大学 人文科学学院,黑龙江 大庆 163318)

摘要:覆盖义动词是指核心义素表覆盖义的动词,主要有“蒙”“覆”“盖”“茨”“苫”等5个动词,它们都具有[用工具]+[自上而下]+{将}[受事]+[盖住]这样的语义特征。文章将共时分析与历时演变相结合,尝试运用概念要素分析法,来探讨覆盖义动词在汉语史上的发展演变。文章认为唐宋及以前“覆盖”概念场主导词是“覆”,元明清“覆盖”概念场主导词是“盖”,元代“盖”对“覆”的替换业已完成。“茨”使用寿命比较短,仅见于上古,“苫”萌芽于魏晋六朝时期,是一个口语词,明清后“苫”用例有所增加,“苫”在现代汉语北方方言中仍有使用。

关键词:覆盖义动词;概念要素分析法;历时演变;主导词替换

中图分类号:H13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8039(2020)01-0063-10

“覆盖”概念场是汉语中比较常见的概念场,“覆盖”概念场上分布着若干覆盖义动词。覆盖义动词是指[核心义素]表“覆盖”义的动词,具有[用工具]+[自上而下]+{将}[受事]+[盖住]这样的语义特征。汉语史上覆盖义动词主要有“蒙”“覆”“盖”“茨”“苫”等5个,这些动词都是“覆盖”概念场的典型成员。关于覆盖义动词,截止目前,学界鲜有学者予以深入探讨。王凤阳先生曾辨析过“蒙”“覆”“盖”“茨”“苫”等词,但未能深入考察这组词的历时演变^{[1]517}。鉴于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对覆盖义动词的发展演变进行深入探索,以期为汉语词汇史的研究提供些许资料。

文章中我们尝试运用概念要素分析法来分析覆盖义动词。据徐朝华关于汉语史分期的意见,我们将上古汉语限定到了东汉^{[2]13},中古汉语指魏晋南北朝时期,唐宋元明清时期看成近代汉语。结合语言实际情况,我们按照周一汉、魏晋南北朝、唐宋、元明清四个时段进行语料选择。周一汉时期有《诗经》《庄子》《荀子》《仪礼》《左传》《史记》《淮南子》《汉书》《论衡》等9部,魏晋南北朝时期有《宋书》《世说新语》《抱朴子》《三国志》《百喻经》等5部,唐宋时期有《祖堂集》《独异志》《北史》《旧唐书》《南史》《云笈七签》《朱子语类》

《太平广记》《梦溪笔谈》《五灯会元》等10部,元明清时期有《大宋宣和遗事》《西厢记杂剧》《朴通事》《警世通言》《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红楼梦》《儒林外史》《聊斋志异》《老残游记》《儿女英雄传》等12部。

一、周一汉时期表“覆盖”义的动词

上古表覆盖义的动词有“蒙”“覆”“盖”“茨”（冡《说文·冂部》:同蒙,覆也;覆《说文·冂部》:一曰盖也;盖《说文·艸部》:苫也;茨《说文·艸部》:以茅草盖屋)等4个词语,其中“覆”用例最多,“蒙”“盖”次之,“茨”用例极少。“覆”是上古汉语时期“覆盖”概念场的主导词。“覆”还可以同“盖”“部(蓐)”等组合为“覆盖”“覆部(蓐)”表覆盖义,“蒙茸”也可以表示覆盖义。上古汉语“蒙”“覆”“盖”均可以用来表示用具有[柔软][面积较大][能够平展]语义特征的蓐、虎皮类东西将事物盖住,“盖”在表示“盖住”这个动作时,所用工具有时也可以是具有[坚硬]特征的各种材质的盖子。“茨”表“覆盖”时,义域比较窄,只能是用茅草苫盖房屋,“蒙”偶或也有这种用法。我们对上古表覆盖义动词的使用情况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详见表1。

收稿日期:2019-09-01

基金项目:黑龙江省青年创新人才培养计划项目“概念场视阈下上古汉语手部动作动词研究”(UNPYSCT-2017042);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基于国际化、标准化的古籍印刷通用字字形规范研究”(15zdb096)

作者简介:李永春(1983—),男,吉林梨树人,文学博士,东北石油大学人文科学学院讲师。

表1 上古表“覆盖”义动词使用情况

朝代	作品	蒙	覆	盖	茨	蒙茸	覆盖	覆部(部)	蒙揜
先秦	《诗经》	3	1	0	0	0	0	0	0
	《庄子》	0	6	1	1	0	0	0	0
	《荀子》	2	7	0	0	0	0	0	1
	《仪礼》	0	2	5	0	0	0	0	0
	《左传》	8	0	0	0	1	0	0	0
两汉	《史记》	6	6	3	0	0	0	0	0
	《淮南子》	6	16	5	2	0	0	0	0
	《汉书》	2	27	3	0	0	0	0	0
	《论衡》	0	15	0	0	0	3	1	0
	总例	27	80	17	3	1	3	1	1
	所占比例	20.30	60.15	12.78	2.26	0.75	2.27	0.75	0.75

1. 蒙

“蒙”表覆盖义,在周一汉时期凡27见。出现较早,《诗经》中已有用例。“蒙”的施事一般是人(见例2、例3),偶或是事物(见例1“葛藤”)。施事为人时,凭借的工具多是具有[柔软][面积较大][能够平展]等特征的“虎皮”“幕”(见例2和例3)等;施事为事物自身时,往往不要凭借工具(见例1)。例如:

(1) 葛生蒙楚,蔕蔓于野。予美亡此,谁与?独处!(《诗经·葛生》)

(2) 子西将左,子上将右。胥臣蒙马以虎皮,先犯陈、蔡。(《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3) 晋人执季孙意如,以幕蒙之,使狄人守之。(《左传·昭公四年》)

例(1)中,“蒙”的施事是“葛藤”自身,其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葛藤]+[受事:荆楚]+[动作方式:四面缠绕]+[结果:盖住了荆楚];例(2)(3)中“蒙”表覆盖义,均有凭借工具,施事都是人,分别是“胥臣”和“晋人”。例(2)中“蒙”其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胥臣]+[受事:马]+[工具:虎皮]+[目的:把马装扮成虎的样子吓唬敌军的战马]。例(3)中“蒙”的工具是具有[柔软][面积较大][能够平展]这样语义特征的“幕”。该时期“蒙”在组合功能上可以同“茸”合成“蒙茸”表示覆盖义,可以同“揜”合成“蒙揜”表示覆盖义。例如:

(4) 蒙茸公屋,自太庙始,外内以峻。(《左传·哀公三年》)

例(4)中的“蒙茸”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受事:公屋]+[凭借工具:濡物]

+ [方向:从外到内]+[目的:预防火灾]。

(5) 中不上达,蒙揜耳目塞门户。(《荀子·成相篇第二十五》)

2. 覆

“覆”表覆盖义,在周汉时期凡80见,居概念场内的主导地位。“覆”的覆盖义出现较早,《诗经》中即有用例。“覆”表覆盖义,施事不限于人,可以是“鸟”“天”。当施事是“人”“鸟”时,需要使用工具,如“虎皮”“翼”等(见例6、例8);当施事是“天”时,动作发出者是自身,不需要凭借工具(见例7)。如:

(6) 诞寘之寒冰,鸟覆翼之。(《诗经·生民》)

(7) 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庄子·内篇·德充符》)

(8) 殷事已毕,偃革为轩,倒置干戈,覆以虎皮,以示天下不复用兵。(《史记·张良传》)

例(6)中“鸟覆翼之”就是“鸟以翼覆之”,此句中“覆”的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鸟]+[受事:之(弃)]+[凭借工具:鸟翼]+[方向:从上往下]+[目的:保护弃]。例(7)“覆”的施事是“天”自身。例(8)中“覆”的概念要素分析为:[施事:人]+[受事:干戈]+[方向:从上往下]+[工具:虎皮]+[目的:盖住干戈]。同样是“覆盖以虎皮”,例(2)和例(8)两句对比,可以发现例(2)用的是“蒙”,例(8)用的是“覆”,工具都是“虎皮”,这就说明该时期“蒙”“覆”在表示用具有[柔软][面积较大][能够平展]等语义特征的“虎皮”“幕”等盖住事物时的用法是相通的。“覆”还可以组合成“覆盖”“覆部(部)”表覆盖义。“覆盖”凡3见,“覆部(部)”凡1见,均

出现在《论衡》中。“覆盖”无一例外均用作“盖住器皿的口儿”，“覆部(部)”指“盖住人的脸面”。例如：

(9) 致生息之物密器之中，覆盖其口，漆涂其隙，中外气隔，息不得泄，有顷死也。（《论衡·卷七·道虚篇》）

(10) 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占射之者，十而失九。（《论衡·卷三十·自纪篇》）

3. 盖

“盖”用作覆盖义，最早见于《仪礼》。在所测查的文献中凡 17 见。“盖”表覆盖义时，施事一般是“人”，受事多为具体事物，可以是器皿，如“豆”“敦”（见例 11），可以是“殿堂”（见例 14）、“身体”（见例 13）。“盖”所使用的工具可以是柔软的“幂”“布匹”“茅草”，还可以是坚硬的“盖子”。例如：

(11) 醢酱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盖。（《仪礼·士婚礼》）

(12) 执幂者举幂，主人酌膳，执幂者盖幂，酌者加勺，又反之。（《仪礼·大射·第七》）

(13) 当是之时，男子疾耕不足於糠，女子纺绩不足於盖形。（《史记·淮南衡山列传》）

(14) 明堂中有一殿，四面无壁，以茅盖。（《汉书·卷二十五下·郊祀志》）

例(11)中“盖”同时码化了“工具”和“盖的行为”两个要素，“盖”指的是“用盖子盖”，其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受事：豆敦等容器]+[凭借工具：盖子（不出现）]+[目的：遮住容器]。例(12)和例(13)中“盖幂”和“盖形”结构看似相同，实则差别迥异。“盖幂”是“盖之以幂”，是[动作]+[方式]，“盖形”是“盖住形体”，是[动作]+[受事]。例(14)凸显了[凭借工具：茅草]，用茅草盖住“殿堂”。

4. 茨

“茨”用作覆盖义，上古时期凡 3 见，用例最少。“茨”，本义是“茅草”，“覆盖”义是引申义，因茅草可以用来给房屋盖盖子的作用引申而来。

上古所见 3 例，无一例外，施事都是人，受事都是“房屋”，凭借工具都是“茅草”。例如：

(15) 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歌。（《庄子·原宪·甘贫》）

(16) 处穷僻之乡，侧溪谷之间，隐于榛薄之中，环堵之室，茨之以生茅，蓬户瓮牖，揉桑为枢。（《淮南子·卷一·原道训》）

(17) 舜作室筑墙茨屋，辟地树谷，令民皆知去岩穴，各有家室。南征三苗，道死苍梧。（《淮南子·卷十九·修务训》）

例(15)“茨以生草”就是“以生草茨之”，例(16)“茨之以生茅”就是“以生茅茨之”，同例(14)“以茅盖”，两句对比，可知“茨”“盖”同义。以上两句用概念要素分析之，例(15)中的“茨”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原宪]+[受事：房屋]+[凭借工具：生草]+[方向：从上往下]+[目的：遮住房屋以免渗雨或者取暖]。例(16)中的“茨”是[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未出现）]+[受事：房屋]+[凭借工具：生茅]+[方向：从上往下]+[目的：遮住房屋以免渗雨或者取暖]，动作的施事没有出现，凸显[凭借工具：生茅]。例(17)“茨”运用概念要素分析应该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舜]+[受事：房屋]+[凭借工具：茅草（未出现）]+[方向：从上往下]+[目的：遮住房屋以免渗雨或者取暖]，该句中凸显[施事：舜]，“茨”码化了[动作方式：用茅草]和[动作行为：盖住]。

二、魏晋南北朝表“覆盖”义的动词

魏晋南北朝“覆”仍然居于主导地位，“盖”用例虽不多，但已超过了“蒙”。值得注意的是，该时期“覆盖”概念场出现了新成员“苫”。“茨”表“覆盖”义的法已然消亡，“蒙”的组合功能有了新发展，表现在可以同“覆”“笼”组合成“蒙覆”“蒙笼”表覆盖义，“盖”和“覆”可以同义复合成“盖覆”（周汉时期“覆盖”），表覆盖义。“蒙”“覆”“盖”“苫”等词用例情况详见表 2。

表2 魏晋南北朝表“覆盖”义动词使用情况

朝代	作品	蒙	覆	盖	苫	蒙覆	蒙笼	盖覆
魏晋南北朝	《宋书》	3	27	5	0	1	0	0
	《世说新语》	2	4	0	1	0	1	0
	《抱朴子》	1	17	6	0	0	0	0
	《三国志》	1	19	0	0	0	0	0
	《百喻经》	0	2	0	0	0	0	1
	总例	7	69	11	1	1	1	1
	所占比例(%)	7.69	75.82	12.09	1.10	1.10	1.10	1.10

1. 蒙

魏晋南北朝时期“蒙”表覆盖义,凡7见,占此时期“覆盖”概念场词项成员总例的7.69%,所占比例与周一汉时期的20.45%比,明显下降。“蒙”不但低于“覆”的出现频次,而且渐有被“盖”赶超的趋势。此时期“蒙”表覆盖义时,对上古时期用法有所继承和发展,继承表现在施事依然可以是人,可以是事物自身。施事是人时,所使用工具依然是具有[柔软][面积较大]等特征的事物(例2“蒙”的工具是“棉被”),施事是事物自身时,“覆盖”的动作依然不用工具(见例1)。发展在于“蒙”的施事可以是动物,如“麒麟”(见例3)。例如:

(1)缘崖下者,密竹蒙径,从北直南,悉是竹园。(《宋书·卷六十七》)

(2)其母愍之,窃以锦被蒙上。(《世说新语·规箴》)

(3)孔子趋而往,麟蒙其耳,吐三卷《图》,广三寸,长八寸,每卷二十四字。(《搜神记·卷八》)

例(1)中“蒙”的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密竹]+[受事:径]+[结果:覆盖了径];例(2)“蒙”表覆盖义,其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其母]+[受事:陈元]+[凭借工具:锦被]+[目的:盖住陈元身体],所有概念要素中,凸显[凭借工具:锦被];例(3)中“蒙”其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麟]+[受事:麟之耳]+[结果:遮盖住了耳朵]。“蒙其耳”中“耳”已然是身体的部位了,后世用法中“蒙”多用来指“蒙住眼睛”,由“蒙耳”到“蒙眼睛”只是换了搭配对象而已。魏晋南北朝时期,“蒙”的组合功能有所拓展,可以组成“蒙覆”“蒙笼”表示覆盖义,分别见于《宋书》和《世说新语》,各1例。“蒙覆”的受事是“人的头顶”,“蒙笼”的受事是“千岩万壑”。如:

(4)帽名犹冠也。义取于蒙覆其

首。其本纚也。(《宋书·卷十八》)

(5)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世说新语·言语》)

2. 覆

该时期,“覆”表覆盖义依旧居于“覆盖”概念场的主导地位,凡69见。“覆”的施事多为人,也可以是“鸟”“天”“云”。施事为人时,所使用工具除了具有[柔软][面积较大][能够平展]等特征的事物外,还可以是“木屑”这样的固体,“汞”这样的液体,也可以是“玉筐”这样的“承载工具”。当“覆”的工具由[柔软][面积较大][能够平展]的事物变为“玉筐”时,实际上是将“玉筐”翻转过来“倒扣”住事物,倒扣住事物的结果是“覆盖”(见例8)。例如:

(6)后正会,值积雪始晴,听事前除雪后犹湿,于是悉用木屑覆之,都无所妨。(《世说新语·政事》)

(7)又取此丹置雄黄燧中,覆以汞曝之,二十日发而治之,以井华水服如小豆,百日,盲者皆能视之。(《抱朴子·内篇》)

(8)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发视之,燕遗二卵,五色,北飞不反。(《宋书·乐志》)

例(6)“覆”表覆盖义,其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未出现)]+[受事:听事前]+[凭借工具:木屑]+[目的:吸水防止路滑],凸显了[凭借工具:木屑];例(7)中“覆”的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未出现)]+[受事:丹]+[凭借工具:汞]+[目的:遮盖住丹药],凸显了[凭借工具:汞];例(8)其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二女]+[受事:燕]+[凭借工具:玉筐]+[目的:保护燕子],凸显了[凭借工具:玉筐]。

3. 盖

该时期“盖”表覆盖义凡 11 见,其所占比例为 12.09%,开始超过“蒙”,在“覆盖”概念场中居于次要地位。“盖”的施事可以是人,可以是牛马,可以是船舰。“盖”的受事除了“器皿”外,还可以是“江”“泽”,多为夸张手法。例如:

(9) 又赤松子丹法,取千岁蓂汁及
 矾桃汁淹丹,著不津器中,练蜜盖其口,
 埋之入地三尺。(《抱朴子·内篇》)

(10) 然而士庶犹侯服鼎食,牛马盖
 泽,由于赋敛有节,不足损下也。(《抱
 朴子·外篇》)

(11) 自采石至于暨阳,六七百里,
 船舰盖江,旗甲星烛。(《宋书·索虏
 传》)

例(9)中“盖”表覆盖义,练蜜盖其口=用练蜜盖其口。其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未出现)]+[受事:器皿口儿]+[凭借工具:练蜜]+[目的:保护丹药]。例(10)中“盖”的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牛马]+[受事:川泽]。例(11)中“盖”的概念要素几乎同于例(10)。该时期“盖”的组合功能有了新的拓展,表现其可以同“覆”组合为“盖覆”,仅 1 见。施事是人,工具是明镜,受事是珍宝。如:

(12) 至空旷处,值篋,满中珍宝。
 有一明镜,著珍宝上,以盖覆之。(《百
 喻经·宝篋镜喻》)

例(12)中的“盖覆”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受事:篋中珍宝]+[凭借工具:明镜]+[方向:从上往下]+[目的:遮住珍宝]+[结果:只见明镜不见珍宝]。

4. 苫

“苫”表覆盖义,是魏晋六朝时期的新生词。“苫”的本义为“用茅草等变成的覆盖物”,《说文·艸部》:“苫,盖也。”因其可以用来覆盖物体,故引申出覆盖义。这个词一直沿用至今。“苫”表覆盖义在黑吉辽仍然是一个常用的口语词。在我们所调查的文献范围内,仅发现 1 例。如:

(13) 郝公亡,翼为剡县,解职归,席
 苫于公灵床头,心丧终三年。(《世说新
 语·德行》)

例(13)中“苫”的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翼(人)]+[受事:公灵床头]+[工具:席子]+[目的:铺上席子供跪坐守丧]。

三、唐宋表“覆盖”义的动词

唐宋时期,在我们所测查的文献范围内,统计结果显示“覆”的用例凡 382 见,仍居“覆盖”概念场的主导地位。但“盖”的用例明显增加,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11 例猛增到 112 例,用例所占概念场内总例的比例由魏晋南北朝时期的 12.09% 上升到了 19.52%,已经超过了“蒙”,“苫”仍然仅见 1 例。“覆盖”“盖覆”“覆被”“蒙覆”都有用例。见表 3。

表 3 唐宋表“覆盖”义动词使用情况

朝代	作品	蒙	覆	盖	苫	覆盖	盖覆	覆被	蒙覆
唐·五代	《祖堂集》	0	5	1	0	1	5	0	0
	《独异志》	1	1	1	0	0	0	0	0
	《北史》	4	18	4	0	0	0	0	0
	《旧唐书》	5	32	2	0	0	0	0	0
	《南史》	4	20	1	0	0	0	0	0
宋代	《云笈七签》	1	132	54	0	6	0	1	0
	《朱子语类》	0	10	6	0	0	0	0	0
	《太平广记》	31	125	21	1	3	1	0	3
	《梦溪笔谈》	3	6	0	0	0	0	0	0
	《五灯会元》	4	33	22	0	0	6	0	0
	总例	53	382	112	1	10	12	1	3
	所占比例	9.24	66.55	19.52	0.17	1.74	2.09	0.17	0.52

1. 蒙

“蒙”表覆盖义,凡 53 见,其用例频次明显低于“盖”,“盖”凡 112 见,这表明“盖”在同“蒙”的竞争过程中,已经胜出。“蒙”表覆盖义,受事多

为人体器官,可以是头、颈、眼睛等等;此外,“蒙”的受事还可以是具体事物如“大槩”“石头”等。“蒙”所使用工具除了“虎皮”“衣物”外,可以是“油囊”(见例 1)。例如:

(1) 请建大槃,蒙之油囊,为旌节状,先驱道路,足以威众。(《旧唐书列传第五十七》)

(2) 伏廂之牛,蒙以虎皮,及为犀象形状,观者骇目。(《太平广记·卷第二百四乐二》)

(3) 近歲京师士人朝服乘马,以黻衣蒙之,谓之“凉衫”,亦古之遗法也。(《梦溪笔谈·故事二》)

产生于魏晋六朝时期的“蒙覆”在唐宋时期仍有用例,凡3见,均见于《太平广记》。例如:

(4) 却回至雷州客馆,见本身偃卧于床,以被蒙覆手足。(《太平广记·再生十一》)

2. 覆

该时期“覆”表覆盖义,凡382见,仍居于“覆盖”概念场主导地位。“覆”前可有范围状语修饰(见例7“遍”),“覆”的施事可以是人(见例6),可以是动物(见例5),可以是事物(见例7)。例如:

(5) 秦皇时,大宛中多枉死者横道,有鸟御草以覆死人面,遂活。(《太平广记·神仙四》)

(6) 子威窥之,俄见脱置桎梏,覆之以席,跃自竅出,与子威携手上旗亭,话阔别之恨,且叹子威之衰耄。(《太平广记·神仙四十五》)

(7) 其时五云参差,遍覆崖谷,妙乐罗列,间作于前。(《太平广记·女仙十三》)

例(5)其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鸟]+[受事:死人面]+[凭借工具:草]+[目的:遮盖住人脸]+[方向:遮盖住人脸];例(6)中[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未出现)]+[受事:丁约]+[凭借工具:席]+[目的:遮盖住人身]+[方向:自上而下];例(7)中[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五云]+[受事:崖谷]+[结果:遮盖住崖谷]+[方向:自上而下]。除了“覆盖”外,“覆”还可以和“被”组合成“覆被”表覆盖义,仅发现1例,见于《云笈七签》。例如:

(8) 尸于火中受炼而起,化生成人,五色之云,覆盖其上。(《云笈七签·尸解部》)

(9) 愿其三气俱来覆被其身,周年竟岁,永无穷极。(《云笈七签·第三部》)

3. 盖

“盖”用于表覆盖义,用例显著增多。组合关系也有所发展,表现在“盖”可以同“却”搭配组合成“盖却”,相当于“盖住”(见例11),此时期“盖”的方式状语均前置(见例10、11、13)，“盖”后可以带“补语”(见例14)。例如:

(10) 奉使病人坐一房中,以五重布巾盖之,使勿动。(《太平广记·神仙十二》)

(11) 若是知未至,譬如一盏灯,用罩子盖住,则光之所及者固可见。(《朱子语类·卷第十五》)

(12) 若道不得,须弥山盖却汝头,大海水溺却汝身。(《五灯会元·云门宗上》)

(13) 以好器盛之,密盖其上,即日服二合为始,日以为常。(《云笈七签·尸解部三》)

(14) 且如饭甑,盖得密了,气郁不通,四畔方有温汗。(《朱子语类·卷七十》)

“盖覆”所用频次有所增多,多达12次,“盖覆”在组合功能上有所发展,可以带助词“着”,如:

(15) 岩曰:“忽遇黑风猛雨来时如何?”师曰:“盖覆著。”岩曰:“他还受盖覆么?”师曰:“虽然如是,且无渗漏。”(《五灯会元·卷第五》)

4. 苫

“苫”在此时期的用例不多,仅发现1例。如:

(16) 及父亡,绝浆哀号,几至灭性。布苫于地,寝处其上。(《太平广记·感应梦熙》)

例(16)中“苫”的概念要素可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儿子]+[受事:布]+[处所:地上]+[目的:铺上布供寝处守丧]。

四、元明清表“覆盖”义的动词

在选取调查的元代语料里,表覆盖义动词的用例极少。“蒙”并无用例,“覆”在《大宋宣和遗事》见1例,“盖”在《西厢记杂剧》见1例,在《朴通事》见3例。元代出现了表覆盖义的双音节词“遮覆”,明代出现了“苫盖”“蔽覆”两个双音词,清代出现了“苫盖”“蔽覆”两个双音词。元明时期是“盖”对“覆”替换完成的重要时期,元代

“盖”的用例已超过了“覆”，明代“盖”的用例激增。元明清时期“蒙”和“覆”“盖”“苫”有了较为明确的分工，表现在“蒙”的受事一般是人的身体部位如“头”“脸”“眼睛”“心”（用例多为抽象义），而“覆”和“盖”的受事多为具体事物。“覆”和“盖”在表覆盖义的竞争过程中，“盖”在明清时

期占据绝对优势，“盖”的受事对象除了具体事物外，有时也可以是人的身体部位。“盖”的受事非常宽泛，这也是“盖”成为主导词的重要表现特征。“苫”多指用柔软的面积比较大的布匹一类的东西去盖住具体事物。“蒙”“覆”“盖”“苫”等词使用频次详见表4。

表4 元明清表“覆盖”义动词使用情况

朝代	作品	蒙	覆	盖	苫	遮覆	遮盖	苫盖	蔽覆
元代	《大宋宣和遗事》	0	1	0	0	1	0	0	0
	《西厢记杂剧》	0	0	1	0	0	0	0	0
	《朴通事》	0	0	3	0	0	0	0	0
明代	《警世通言》	0	3	14	0	0	3	0	0
	《水浒传》	0	1	25	0	0	1	0	0
	《西游记》	5	2	37	7	0	0	1	0
	《金瓶梅》	1	0	12	1	0	1	0	0
清代	《红楼梦》	8	4	23	0	0	0	0	0
	《儒林外史》	3	1	7	0	0	0	0	0
	《聊斋志异》	13	49	1	0	0	0	0	1
	《老残游记》	2	0	5	0	0	0	0	0
	《儿女英雄传》	0	2	27	1	0	0	0	0
	总例	32	63	155	9	1	5	1	1
	所占比例(%)	11.99	23.60	58.06	3.37	0.37	1.87	0.37	0.37

1. 蒙

“蒙”表覆盖义，有32例之多。“蒙”的组合关系较之前代也有所发展，表现在“蒙”可带“着”“了”“在+O_宾”，构成：蒙+着/了/在+O_宾（见例1、例2、例3）。“蒙”可以用于“把字句”中（见例4、例6），“蒙”的受事多为“头”“眼睛”“脸”“心”等身体部位。例如：

(1) 只叫得一声“多劳”，便把被蒙着头睡下。（《儒林外史·不二禅师》）

(2) 今儿我那里的香脂油蒙了心！（《红楼梦·第三十六回》）

(3) 上用红纱一片，蒙在男子眼中，用艾塞其心，用针钉其手，下用胶粘其足，暗暗埋在睡的枕头内。（《金瓶梅·第十二回》）

(4) 倒是一个驴死不肯走，费了许多事，仍是把他眼睛蒙上，一个人牵，一个人打，才混了过去。（《老残游记·第八回》）

(5) 沙僧蒙着头脸，眼也难睁。（《西游记·第六十七回》）

(6) 可叹行人难进步，皱眉愁脸把头蒙。（《西游记·第五十回》）

例(1)中“蒙”的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

要素：覆盖]+[施事：人]+[受事：头]+[凭借工具：被]+[目的：遮住头部和眼睛睡觉]；例(2)中“蒙”的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核心要素：覆盖]+[施事：人]+[受事：男子眼睛]+[凭借工具：红纱]+[目的：遮住眼睛]

2. 覆

“覆”表覆盖义有62例，用例频次较前代下降。其“主导词”地位已然被“盖”所取代。“覆”的受事多为具体事物。“覆”的工具既可以是具有[柔软][面积比较大][能够平展]语义特征的“纸张”（见例7），也可以是具有[坚硬]特征的“铁盖子”（见例8），还可以是具有[松散]特征的“泥土”（见例9、例10），“覆”所使用的“工具”与前代比，显然有泛化趋势。例如：

(7) 剩的半盏，用纸覆着，放在桌上。（《红楼梦·第六十回》）

(8) 又铸铁盖覆于庐陵元潭，今留一剑在焉。（《警世通言·第四十卷》）

(9) 且尽，把核于手，解肩上簷，坎地深数寸，纳之而覆以土。（《聊斋志异·种梨》）

(10) 主人骑，必覆障泥，缓辔徐徐，犹不甚苦。（《聊斋志异·三生》）

例(7)“覆盖”的受事是“半盏水”；例(8)“覆

盖”的受事是“庐陵元潭”；例(9)“覆盖”的受事是“核”；例(10)“覆障泥”就是“覆之以障泥”，“障泥”是工具，“覆盖”的受事是“马”。此时期“覆”还出现了新的组合方式，出现了“遮覆”“蔽覆”，“遮”所表的“遮盖义”与“覆盖”义略有不同，但“遮”也有“盖”这样的语义特征。如：

(11) 凡士庶之家，有一花一木之妙的，悉以黄帕遮覆，指做御前之物。
(《大宋宣和遗事·卷五十二》)

(12) 叔向惊，就问之，则娘也。乃解衣蔽覆，异归逆旅。(《聊斋志异·薛慰娘》)

对如上两句，运用“概念要素分析法”分析，例(11)中的“遮覆”的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施事：人(未出现)]+[受事：士庶之家的一花一木]+[凭借工具：黄帕]+[方向：从外到内]+[目的：作为标记]。例(12)中的“覆盖”的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施事：叔向]+[受事：慰娘]+[凭借工具：衣]+[方向：从上往下]+[目的：盖住薛慰娘]。

3. 盖

“盖”凡151见，在明清时期已经处于主导词地位。“盖”表覆盖，其受事对象主要是具体事物。“盖”的组合关系对唐宋时期有所继承和发展，表现在“盖”可以同“住”组合，如“盖住”，“盖”可以带地点补语如“盖在上头”，“盖”可以带补语再带宾语，如“盖好了被”，“盖”可以接数量词，如“盖一件”，“盖”可以用于把字句中，如“把锅盖盖了”。例如：

(13) 将豆子来大的明珍珠一百颗来当，又夺了，也打杀撒在那坑里，用板盖在上头。(《朴通事》)

(14) 去地下挖了一个坑，把郭孝子提了放在坑里，把爪子拨了许多落叶盖住了他。(《儒林外史·第三十八回》)

(15) 暗差步军去北京城外，靠山边河路狭处，掘成陷坑，上用土盖。(《水浒传·第六十四回》)

(16) 坐一会，伏侍太公睡下，盖好了被，他便把省里带来的一个大铁灯盏装满了油，坐在太公旁边。(《儒林外史·第十六回》)

(17) 他娘劈手把锅盖盖了。(《儒林外史·第十一回》)

例(13)(14)(15)“盖”的受事是“坑”，例

(16)“盖”的受益者是“人”，例(17)盖的受事是“锅”。此时期“盖”出现了新的组合“遮盖”。

(18) 见一所败落土地庙，庙中有大箱八只，封锁甚固，上用松茅遮盖。
(《警世通言·卷二十二》)

例(18)中“遮盖”的概念要素可以分析为[施事：人(未出现)]+[受事：八只大箱]+[凭借工具：松茅]+[目的：遮住大箱]。

4. 苫

“苫”表覆盖义凡9见，《西游记》中就有7例，另外两例分别见于《金瓶梅》和《儿女英雄传》。“苫”的“受事对象”非常明确，可以为身体或身体某个部位，如腰(见例19)。“苫”的组合关系较之前代，也有所变化，“苫”的宾语可以带修饰语(见例19)，“苫”后也可以带补语(见例20和例21)。例如：

(19) 如今脸上无了泥，头上无了草，却象瘦了些，腰间又苫了一块大虎皮，与鬼怪能差多少？”(《西游记·第十四回》)

(20) 八戒道：“中他甚计？”行者道：“这个叫做金蝉脱壳计，他将虎皮苫在此，他却走了。我们且回去看看师父，莫遭毒手。”(《西游记·第二十四回》)

(21) 倒弄到左右不知所可。正应了句外话，叫作“绵袄改被窝——两头儿苫不过来”了。(《儿女英雄传·第三十一回》)

“苫”表覆盖义尽管魏晋南北朝时期偶有用例，但直到清代，用例并非很多。“苫”的特点是其工具多具有[柔软][面积比较大][能够平展]这样语义特征的事物，如例句中“虎皮”“被子”。“苫”有了新的组合，可以构成“苫盖”。如：

(22) 那怪见他赶得至近，却又抠着胸膛，剥下皮来，苫盖在那卧虎石上，脱真身，化一阵狂风，径回路口。(《西游记·第二十一回》)

例(22)“苫盖”的概念要素在此句中可以分析为[施事：妖怪]+[受事：卧虎石]+[凭借工具：皮]+[目的：脱去真身]。

五、“覆盖”义动词的共时分布

表5是在《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3]《汉语方言大词典》^[4]基础上，对官话、晋语、吴语、闽语、赣语、粤语等分布地区表“覆盖”义动词使用情况的调查结果(+指出现，×指未出现)，“覆盖”概念场词项成员的分布情况如表5。

表5 “覆盖”义动词的共时分布^①

地域		东北	北京	冀鲁	胶辽	中原		西北			西南			江淮			晋语		徽语	吴北		
		哈尔滨市	北京	济南	牟平	洛阳	万荣	西安	西宁	银川	乌鲁木齐市	成都	贵阳	柳州	徐州	武汉	南京	扬州	太原	忻州	绩溪	丹阳
词汇	蒙	+	+	+	+	+	×	+	×	×	×	+	+	+	+	+	+	+	+	×	+	
	覆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	+	+	+	+	+	+	+	+	+	×	+	+	+	+	+	×	
	苫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域		吴北				吴南			赣语			湘语		闽语			粤语		客家	平话		
		崇明	苏州	上海	杭州	宁波	金华	温州	南昌	黎川	萍乡	长沙	娄底	建瓯	福州	厦门	雷州	海口	广州	东莞	于都	梅县
词汇	蒙	+	×	+	+	+	×	+	+	+	+	+	+	×	×	×	×	×	+	×	+	×
	覆	×	×	×	×	×	×	×	×	×	×	×	+	×	×	×	×	+	×	×	×	×
	盖	+	+	+	+	+	+	+	+	+	×	+	×	+	+	×	×	+	+	+	+	+
	苫	×	×	×	×	×	×	×	×	×	×	×	×	×	×	×	×	×	×	×	×	×

如表5中“覆盖”概念场中典型成员“蒙”“覆”“盖”“苫”在现代汉语方言区中都有分布，“茨”自魏晋以后就不再使用，已是一个历史词了。但“蒙”“覆”“盖”“苫”的分布地域广狭有所不同。其中“盖”的使用地域是5个词中最为宽泛的，横跨七大方言区；“覆”的适用范围是5个词中最小的，只有闽语中的建瓯话和粤语中的广州话使用，建瓯话、广州话中多指“用器皿盖住”；“蒙”表“遮盖、覆盖”在七大方言区中的方言点也有分布，如哈尔滨话、济南话、西安话、贵阳话、武汉话，除了“蒙眼睛”等用法外，武汉话、西安话还可以是“蒙住箱子、饭菜之类的具体事物”，赣语中南昌话、萍乡话都可以用“蒙”，多指“蒙头”“蒙鼓”“蒙布”；“苫”只在哈尔滨、西安、西宁、万荣、太原等北方方言区使用，南方方言区基本没有使用，这说明“苫”具有浓厚的北方方言色彩，多指用具有[柔软][面积比较大][能够平展]语义特征的席布等去遮住、遮盖事物以避免被暴晒或者被雨水淋湿。

结语

通过历时测查与共时比较，我们发现唐宋及以前“覆盖”概念场内主导词是“覆”，元明清时期“覆盖”概念场主导词是“盖”，元代“覆盖”概念场主导词已经发生了替换，明代“盖”的用例显著增长，已经彻底超过了“覆”的用例。发生替换的原因：一

是“盖”搭配对象的扩张、泛化，挤压了“覆”的空间；二是“盖”作为口语词在后世文献中的使用较多。以上两点为“盖”主导词地位的最终胜出提供了强有力的保证。元明清时期“蒙”“覆”“盖”“苫”等有了明确分工，表现在：“蒙”的受事多为人的身体部位，可以说“蒙头”“蒙脸”“蒙住眼睛”等，“蒙”这样的用法一直延续至今。而“覆”“盖”“苫”的受事多为人体器官外的其他具体事物，用“覆”时文言色彩较浓，用“盖”“苫”时口语色彩较强。“盖”的使用范围比“苫”要宽泛，表现在用“盖”除了使用柔软的工具外，可以使用坚硬的盖子，而“苫”的工具只能是柔软的东西。现代汉语中“覆”表覆盖义，主要见于建瓯话、广州话，其他方言点鲜有使用，现代汉语方言中“蒙”“盖”“苫”均有使用，其中“苫”的使用地域色彩较强，主要见于官话尤其是北方官话中。

参考文献：

- [1] 王凤阳. 古辞辨[M]. 长春: 吉林文史出版社, 1993.
- [2] 徐朝华. 上古汉语词汇史[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3.
- [3] 李荣, 等. 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Z]. 南京: 江苏教育出版社, 2002.
- [4] 许宝华, 宫田一郎. 汉语方言大词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①需要说明的是，《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汉语方言大词典》等方言词典由于受编撰目的、条件、体例限制，有些方言点并未单独列条目，比如“盖”，在哈尔滨方言中，方言词典并未列有覆盖义项，但哈尔滨方言词典里却有“盖被子”这样的复音词，由此可推断，哈尔滨方言“盖”是有覆盖义的。余者类推，凡是有复音词中“盖”“覆”等表示覆盖义，我们均认为单音词有覆盖义。此外，有些方言点，我们通过相关人士进行了实地调查。因此本表基本上能够反映覆盖义动词在现代汉语方言区的分布情况。

Diachronic Evolution of “Covering” Meaning Verb Under the Concept Field Vision

LI Yongchun

(School of Humanities, Northeast Petroleum University, Daqing 163318, China)

Abstract: The “covering” meaning verb refers to the verb whose core sememe shows the meaning of “covering”. It mainly includes “meng”, “fu”, “gai”, “ci” and “shan”, which all have such semantic features as [using tools]+[from top to bottom]+{making}[object]+[covered].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overing” meaning verb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by combining synchronic analysis with diachronic evolution, and attempting to use conceptual element analysis method. “fu” was the dominant word of concept field of “covering” in the Tang and Song Dynasties and before, and “gai” was the one in the Yuan,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gai” replaced “fu” completely in the Yuan Dynasty. “ci” had a relatively short service life. It was only seen in the ancient times. “shan” germinated in the Weijin Dynasties and Six Dynasties. It was a colloquial word, whose use cases somewhat increased after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It is still used in the northern dialect of modern Chinese.

Key words: “covering” meaning verb; conceptual factor analysis; diachronic evolution; main word replacement

(责任编辑 梅 孜)

(上接第 35 页)

Effort: Culture of Neo-Confucian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Desired Effect and Zhu's-Lu'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LU Jinming

(Advanced Institute of Confucian Studies, Shandong University, Jinan 250100, China)

Abstract: Because Neo-Confucianism requires that the value of the heavenly way should be applied to the personnel to ensure that the personnel activities have the quality of heavenly way, so Neo-Confucianism must be based on the internal efforts of holiness through the noumenon, and carry out the cause of external kingliness. However, the effort theory of Neo-Confucianism has absorbed a kind of religious way of self-cultivation, which in fact causes the tension of practical application. From the political point of view, the different research methods of Zhu Xi and Lu Jiuyuan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respond to this problem in different ways. Zhu's and Lu's differences in the paths are not only related to the internal academic differences, but also reflected in the differences in the consideration of realistic politics.

Key words: effort; desired effect; practical application; internal saint and external king

(责任编辑 雪 箫)